



生长蘑菇的地方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长蘑菇的地方：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：张炜中短篇小说精品选/张炜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.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40 - 5

I. ①生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2990 号

生长蘑菇的地方

作 者：张 炜

责任编辑：安 然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数：350 千

印张：20.75

版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40 - 5

定价：46.00 元 (精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

护秋之夜	1
海边的风	42
葡萄园	96
蘑菇七种	144
请挽救艺术家	216
远行之嘱	245
生长蘑菇的地方	266
天蓝色的木屐	276
看野枣	286
蜂巢	296
三想	303
满地落叶	315



护秋之夜

—

晚霞落进河道里，河水变红了。秋水很盛，涨满起来，反而在缓缓地流着。靠近堤岸的浅滩上，蒲苇和荻草在轻轻摆着。它们密得望不透，随着河道延伸开去，浓绿深远，似河水一般浩浩荡荡。幕雾升起来了，它先是薄薄地挂在苇叶儿上，接着就凝聚起来，成丝成缕地缠绕在树梢上、悬起在河道上，变得厚重了，也变得美丽了。小鸟儿在商量着归巢，噉噉喳喳地叫着。乌鸦每到暮色降临时就感到不安，它们聚在一起，从这棵柳树飞到那棵柳树，在荻草上空一掠而过，像一片黑色的云烟。远处，密密的草丛里传来一声连一声嘶哑的啼叫，那是老野鸡在召唤迟归的儿女。风明显地变得凉爽了，也来得平和了，湿气掺和在风中，从河道的一边吹过来，徐徐飘过彼岸，去滋润堤外那一片茂盛的秋田了。

河边村子里，炊烟升起来，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，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，偶尔吠一声，鸡鹅在鼓噪。米饭的香味很浓。这是一种柔和、悠远的气味，不腻不烈，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，别有一种诱感力。田里做活的老人、年轻人，甚至跑向村外的鸡鸭鹅狗，都会迎着这种气味走回来。晚餐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每人取一碗饭吃起来，有时从饭桌上取点零食抛到身后——鸡狗们早在那儿期待着呢……的确有迟迟不归的男人和女人。他们恋着自己的土地，蹲到烟棵下、高粱丛里，不停地劳作，让汗水湿掉最后一片衣角。他们听得见庄稼拔节的声音，可是就常常听不见家里人催他们收工的呼唤。

年轻人不愿围在桌上吃饭，这一直是老年人感到苦恼的事情。从长远计，每一顿晚饭都是重要的，它关系到庄稼人的体魄、做活的耐力。一夜的消化充实，第二天的田里功夫就会做出个样子来。可是他们倚仗着年轻、倚仗着人生路途上这段骄傲的时光，全不把老年人的话放在心上。他们往往是

随便从饭桌上取块干粮，一边吃就一边走出门去。肩膀上搭着衣服，嘴巴里哼着小调，这是吃饭的样子吗？东一家西一家地串着，每家里都有一两个年轻人在呼应。他们每到这傍晚时分就兴奋起来，不能安安稳稳地坐下来了。他们在商量着、集合着，到河边上去看护自己的秋田。他们出门去的时候常常带着猎枪、棍棒，甚至还牵着狗——护秋自然需要这些东西，可是老年人望着这群走进田野的背影，总是暗暗担心，怕演化出一些什么事情来……

二

种菜园似乎比种庄稼好。

曲有振在河边上经营起一片大菜园，是惹人流过一阵口水的。多好的一片园子啊，说是菜园，其实里边除了黄瓜韭菜等各种蔬菜，还有葡萄、无花果等。好像好吃的东西他都感兴趣，遇到什么栽种什么，栽种什么就丰收什么。到了秋天，黄瓜还是嫩生生地挂在架子上，黄花儿，白刺儿，像一只只大海参。葡萄紫乌乌的，串穗儿真大，带着天生的一层白粉，在绿叶儿下闪闪露露的，有几分害羞的意味。……各种蔬菜瓜果都长那么好，多少算一桩奇迹。这儿靠近芦青河，浇水方便，于是什么都长得水灵灵的。他和女儿大贞子整天在园里忙碌，很少有歇息的时候。

大贞子累了的时候就唱歌，唱她近来学会的唯一的一首歌：《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》。

曲有振不喜欢任何年轻人到菜园里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吃了黄瓜还要吃葡萄，无花果的蕊儿没有红就被扯下来。大贞子只是唱歌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……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好的春光属于谁？”年轻人吃着黄瓜笑，吐着葡萄皮儿笑，这个接唱道：“属于我——”那个接唱道：“属于你——”曲有振大声喊着：“大贞子！这个菜园属于我的，你给我滚！”大贞子嚷着：“地上不干净，滚脏了衣服……”

菜园当中搭起了一个草铺，晚上看园子用。每个夜晚，曲有振都在铺柱上点起一根艾草火绳，仰面躺在铺子上。他闻着艾草的香气，心里舒坦极了。狗拴在柱子上，只要园子里有一点动静，它就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这条狗已经跟了曲有振好多年了，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只一个字，叫“哈”！曲有振常常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跟黑影里的狗说上一阵话：“哈！你说，你今夜肚子疼吗？老是吵闹！”“哈！你饿吗？你不会饿，你白天吃了半个饼子……”“哈！没事就不用吵，躺下睡吧！”……

哈很少睡觉，曲有振也很少睡觉。秋夜是不安静的，高粱地边，黄烟垄里，都有人转悠。他们在看护自己的责任田。有的年轻人在午夜向着草铺





子唱歌，那分明是在打菜园的主意。曲有振心里说：“哼哼，口渴吗？芦青河里有的是水！就像馋猫盯着一块咸肉一样，从四下里爬过来……没有办法的。只要有我，有哈，你们就偷不走！”艾草火绳燃完了一根，他又换上一根新的。

有时候，远处燃起一团红红的火焰，那是几个年轻人在煮东西吃。嘴馋的东西！在田间转了大半夜，开始围在一起烧一顿夜餐了。有的从自己的地里掰来几穗玉米；有的挖来几把花生；有的添上几块地瓜……几样东西煮到一起，有一股特别的香味。这种香味被一阵风吹过来，倒也怪好闻的，曲有振总在这时候翻一翻身子，嘴里“哼呀”一阵子。他最近老觉得腿疼，有时睡一夜，早晨两腿反而沉沉的抬不动了。他知道河边水气重，一夜一夜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，这腿怕是生出毛病来了。他很想吃一点热东西，可是他沒有架小铁锅。

大贞子常常要求来园里守夜，都被曲有振拒绝了。可是她削了一根五尺来长的大木棍，对父亲说：“我来看园子时，就扛上它。我领着哈，不停地沿着园子四边儿巡逻。我才不像你，只躺在铺子里……”

曲有振看到这根木棍就皱眉头。

他还记得一年前的事情。那时候她主动揽下到海滩看野枣的活计，就是拿了这么一根大木棍的。她用它在海滩上扳着荆棵走路，外加防身。有人亲眼见她肩扛木棍，在大海滩上高视阔步，唱着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满海滩问着“美好的春光属于谁？”那真是丢人的日子！游手好闲的队长三来每隔两天就要去检查一次，在树丛里跟着大贞子一颠一颠地走着，一边从地上拣着带虫眼的野枣吃。多少人说她的闲话，她就像没有听见。后来三来被选下来了，做不成队长了，他去海滩上拔猪草，她还帮他捆草捆儿呢！曲有振当时恨不能夺下木棍揍她一顿……

大贞子算是有看护东西的老经验了。她的木棍削得很光滑。

曲有振看着她的木棍喝道：“你又扛起木棍！姑娘家能扛这东西吗？”

大贞子说：“怎么就不能？去年我扛着它看野枣，一天挣一天半的工分呢！怎么就不能！……”

曲有振气得再不说话，叼着烟袋倚在铺柱上。他把那两条腿活动着，又用拳头捣了两下。这两条讨厌的腿。

哈围着大贞子愉快的蹦跳着，它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着大贞子的手，鼻子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。

曲有振吸了一会儿烟，嗓音低低地说：“你用心在园里做活吧，看园子不是你做的营生——听见了吗？”

大贞子用木棍狠狠地敲了一下铺柱。她的过于肥胖的圆脸涨得通红，一

双眼睛放着恼恨的光，嘴巴撅起，咕哝道：“让园子里的东西都丢光才好！……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“等着瞧吧！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曲有振重新装起一锅烟末，大口地吸了起来。他的目光落在四周那一片片的高粱田、地瓜田上。每天夜里，就是在那儿有人游荡，嘁嘁喳喳说话儿。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们，有的是胆气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做出一点事情，曲有振提防的就是他们！他们一群一群在河边上溜达，每人披个蓑衣，困了就地躺下，随便什么时候就回家去的。曲有振甚至怀疑这些精力过剩的家伙是成心要捉弄他的，也许并非真要护秋。

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大贞子扛着木棍走开了。

曲有振看着这片田野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块地瓜田里，有人不知什么时候搭好了一个矮矮的草铺……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：他们要在这河边上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了，他们成心要让我一夜一夜大睁着眼睛。他们年轻，他们的血液就像芦青河的流水一样，又急又涌。他们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！……这个小草铺引得曲有振一次又一次伸长了脖子，仔细地端详着，他发现那铺柱儿虽然不粗，却是直挺挺地竖起，有力地托着一个麦草做的铺顶，就像故意跟他的大草铺子过不去似的……

白天做活的时候，他也常抬头望一眼对面那个新搭的草铺子。

铺子内部似乎总是空的，什么人也没有。这使曲有振觉得有些新奇。他想：草铺子又不是稻草人儿，还用得着扎好了，空空地放在那儿唬人吗？他想搭草铺子的人，或许是脑子有点毛病。

有一天，曲有振和大贞子正在园里做活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进了园子。曲有振抬头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：村里有名的“老混混”来了！

老混混有四十来岁，穿了一件泛白的旧蓝布衣服，没系扣子，只是一根草绳儿拦腰一捆，草绳上，插了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。他背着手走过来，腰微微弯下，闭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用力地瞅着四周的黄瓜和西红柿。“哼、哼”——他嘴里老发出这样的声音。有时他走着走着就站下来，歪着脖子望一望空中，闭一闭眼睛，再往前走几步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他走到近前来，站定了端量着曲有振，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曲有振笑着，伸手去口袋里掏出烟锅，递过去。

老混混就像没有看见，只把手伸进衣怀的里层，掏出了一盒香烟。他吸着烟，眯着一只眼睛，又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曲有振把烟杆儿咬进自己嘴里吸着。从老混混掏烟的样子可以看出，他





贴近胸口那儿有一个口袋。“奇怪的东西！能在那儿反着缝个口袋！”他心里说道。这会儿他在猜测老混混的来意。

老混混吸着烟，转过头问：“哈呢？”

曲有振用手指一指前面的草铺说：“睡着呢，它看了一夜园子。”

“嗯。”老混混无声地笑了，“你行啊，整这么一片大菜园，养了一条卷毛大猎狗看家，一眨眼成了河边上的首户了！好！”

哈是一条普通的黄狗，哪里是什么“卷毛大猎狗”！曲有振从中听出了讽刺的意味，摇摇头：“用汗珠子换点钱，发不了财的……”

老混混把烟蒂吐到地上说：“你的汗珠子值钱，我的就不值钱。我种那一片地瓜，下力气小吗？我的汗珠子就不值钱。”

曲有振没有吱声。老混混腰里插一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，虽然不一定能伤人，但也没谁敢招惹他。他拿队里的东西就跟拿自己的差不多，他哪里流过什么汗珠子！包产了，他图省心，种上一片地瓜，从来不耘不锄，如今茅草也有半尺高了。可是他没处拿东西了，虽然腰上还有那把韭菜刀子。……曲有振搔搔头皮，说：“你……地瓜长得……还不错……”

老混混笑了：“哼哼……我要改路子，跟你学种菜园了。那里——”他说着用手一指不远处那个草铺：“那就是我搭的，我要跟你学种菜园了……”

曲有振吃了一惊。他这才明白过来：草铺搭在茅草丛生的地瓜田上呀！他连连摇手：“不敢不敢，你的功夫深哩，你自己去做吧，你一准发财哩……”

老混混递过去一根香烟：“怕个什么？我又不会进园子抢你！我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人多势大，夜间也有个帮手。你这园子好东西多，饿死了不偿命——你只知道护秋的人厉害，还不知道河对岸哩。我有个朋友叫三老黑，他说河那岸有群小伙子，几次想过来捣鼓东西哩……”

“哟……”曲有振吸了一口冷气。他问：“怎么……没见过呢？”

“亏了三老黑哩！”老混混竖起一根手指，“我告诉三老黑了，对岸过来一个贼，我就找你三老黑算账！再说——”老混混说着抽出腰里的韭菜刀子掂量着：“他们也怕这东西呀。”

曲有振的眼睛一直瞪得老大，这时懊丧地低下了头。

大贞子正在园子另一边绑葡萄藤蔓，这时转过来，看到了老混混，就大声叫着：“老混混呀！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

老混混点点头：“刚来！刚来！……”

女儿敢于直呼老混混的外号，曲有振多少有点安慰。他嗫嚅着：“你该叫——叔……”

大贞子就像没有听到，只是说道：“这个老混混游手好闲，地瓜田的茅草半尺高了……”

老混混的脸色难看起来，把韭菜刀子“哧”一下插到腰上。

曲有振低头吸着烟，像在沉思着什么，这时突然严厉地板起面孔，指指草铺对大贞子说：

“别在这儿乱打岔子，喂喂哈去！”

三

芦青河的流水声在夜晚显得很响，“呜噜噜，呜噜噜……”像一首低沉的歌。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“刷刷”抖着，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。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，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夜露总是很重，它润湿了庄稼叶子，又从叶尖滴落下来，发出一阵细微的、似有似无的淅沥声。

曲有振睡不着，耳边老是鸣响着各种声音。哈在铺柱下躺着，把长长的下巴贴放在两只爪子上，不一会儿就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那是一种威胁的声音。曲有振每听到这种声音，就要坐起来，警觉地四下里望一望。园子里很静，似乎并没有什么。四周的旷野里，有人说笑着，走动着。也许哈就是在警告他们吧？

对面的夜色里透出一个红点儿，曲有振知道那是老混混在铺柱上挂起的一根艾草火绳。那个人要正式地在田野里过夜了……这是曲有振特别不高兴的。他觉得对面那个红点儿刺眼极了，每看一眼，就好长时间不舒服。

“啊——啦呀啦——”

有个小伙子在远处唱着。还有什么呼叫的声音听不清，朦朦胧胧的，淡远下去。一切都在告诉这里守夜的人很多。他们同时又可以做贼，这是曲有振再清楚不过的。他就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看青，怎样和一群人去偷瓜的。那些不眠的夜晚，他们一伙儿年轻人做下了怎样荒唐的、有趣的事啊，至今想起来都有些脸热，兴奋就像一股热流一样在脉管里涌动着。他熟悉野地里那些声音，他于是就加倍地变得警醒、勤苦，永远睁大那双眼睛。他甚至不相信机敏的哈，在它沉默的时候也坐起来倾听。

对面的草铺里，老混混一边咳嗽一边动手燃起一堆火，在上面烤一个绿色的烟叶。烟叶烤好之后，他又端上了一个小小的铁锅……一会儿铁锅就冒气了，他咳嗽着，嘴里喊：“老有振！老有振！”

曲有振一声不吭，把脸贴在铺席上。

老混混骂了一句什么，走了过来。





曲有振有力地打着鼾。老混混用手指捅捅他说：“装什么样子？走吧，吃煮地瓜去。”曲有振摇摇头：“不了，不了，我……看园子呀！”

老混混把眉头竖起来说：“怎么，瞧不起我什么的？”

曲有振两腿搭到铺沿下，用脚在地上寻着鞋子，样子十分丧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铺柱那儿，说一句：“哈，好好看园子，我去去就来……”

他们围在小铁锅跟前坐了。老混混首先让他抽一口刚烤好的烟叶，然后又从锅里捞出一块小瓜纽儿让他吃。锅里撒过了盐，瓜纽儿有些咸。老混混吸着烟卷，看着曲有振笑了。他说：“怎么样老有振，我老混混和你做了邻居不孬吧？半夜里也能吃上东西。你看这里……”老混混伸手朝外面一扬说：“这半边儿地瓜我先掘了——管他娘的熟不熟呢，空出地来种上秋黄瓜、秋芸豆！你老有振就是师傅！我为什么搬来草铺哩？俗话说：‘要学学得会，跟上师傅睡！’我跟你一样睡草铺子。你可得有心有意地带上我这个徒弟……”

曲有振一颗心呼呼地跳着。他胡乱地把瓜纽吞到肚里，呆呆地听着。他不明白老混混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老混混像烧红的铁块，谁沾上就要掉层皮。

老混混接连吃了几个瓜纽儿，抹抹嘴巴说：“渴得慌，摘串葡萄吃去。”说着抬腿向着菜园走去。

哈在狂怒地吠着。曲有振知道老混混开始摘葡萄了。他的一颗心在疼。

一会儿老混混就回来了，他手里提着几串葡萄，一边用嘴巴去咬，一边说：“老有振真养了条好狗，不愧是卷毛儿大猎狗，直到真扑过来！我说，你别咬了，是你家主人派我来的——它还不信……”

曲有振在心里骂着：“馋东西，哪个才派你去哩！”……

这个夜晚，曲有振觉得晦气极了。他回到草铺时天已经快要亮了，两腿疼得忍不住。眼睛又涩又胀，可是他不敢睡觉。他老想那几串葡萄。

天亮后大贞子来了。她问起老混混的事，曲有振不愿告诉，就说：“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管他呢！”

大贞子说：“你睡，你睡得了吗？你一夜也没睡，你的眼睛通红，你说话嗓子也哑了。”

曲有振不说话了。

“还是我来看园子吧，领上邻居的小霜做伴儿……”

曲有振用手捶打着腿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就躺在这铺子里，气死那些打鬼主意的东西。我偏不离窝儿，他们就休想得下手——唉唉，庄稼人得点好处，四下里的手就要伸过来了……”

“你如果有个木棍，”大贞子打断了父亲的话，“你就用木棍敲他们的



手！手伸到葡萄藤蔓里，一棍！手伸到西红柿架子上，一棍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她说说着高兴得大笑起来。

“唉，野性啊，野性！”曲有振在心里叫着。他看着女儿那张胖得圆起来的大脸盘子，摇了摇头。他心里想：你能哩！你的大木棍子连老混混也敲得吗？

两个年轻人从不远处的小路上走过，大贞子看见了，大声喊着：“哎，进来玩啊！三喜！三来！……”

年轻人听见喊声就走了过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一迭声地叫着大贞子，仿佛没有看见曲有振一样。

曲有振厌恶这些年轻人，就像厌恶老混混一样。他对其中一个留着分头的小伙子说：“三来，你以后少进这园子吧，我不欢迎——特别是你这个人！”

三来两手抄在衣兜里，左脚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，说：“我又不摘东西！再说，大贞子叫我呀……”

大贞子应声说：“是我叫的。”

“我高兴了连你也赶出去。”曲有振冲着女儿咕哝道。

三喜站在一边笑着说：“大伯千万别不高兴啊。”

年轻人说说笑笑，逗着哈玩。三来将大贞子叫到一边说：“你来看园子多好！你爸也老了。人老了就熬不得夜，说出事就出事的——你愿信不信！”大贞子说：“他不同意的。我才爱看园子哩！我就愿在外边过夜，月亮底下多有意思！啧啧，他不同意……”

三来走到曲有振身边说：“大伯，你就不用来看园子了！”

“让你们把东西都偷光吗？”曲有振惊讶地说。

三来用手将分头抚弄一下，说：“我是讲，你把这个任务交给‘新一代’吧！”

“你他妈的真打了个好主意！”曲有振弯腰绑着西红柿架子，眼睛使劲地斜着三来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‘新一代’哩！你那会儿让大贞子去海滩看野枣，也是‘新一代’吗？……”

三来的脸立刻红了起来。那时候他当队长，大贞子一个人到大海滩上看野枣，他每隔两天就要去“检查”一次工作。有一次他蹲在大贞子身边说话，有一句“下了正道儿”，被她一棍砸在了左拐肘上，至今似乎还在隐隐作痛呢！三来最怕有人提起这段事儿，这会儿就恨恨地说了一句：“那会儿我是队长，你还笑眯眯地递给我‘大前门’呢！”

曲有振脖子上的青筋暴了起来，大声地骂起了大贞子……

年轻人互相挤着眼睛，走出了园子。大贞子迎着他们的背影唱道：“年



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！”……

整个一天，曲有振都是闷闷不乐的。他心中焦虑的是对面那个小草铺子——里面的主人又不见了。他想这个老混混一准是白天出动（听说他正和河西岸的几个朋友做一笔生意呢），晚上找他缠磨的。他也真想离开这个草铺子。可他又不放心。他担心那时候年轻人会一齐涌进园子里把东西吃光。他还担心其他的事情。

这个夜晚，老混混又躺在他的草铺里了。

曲有振一看到夜色里那个红点子，心里就哆嗦了一下。他害怕小草铺的主人再次邀请去吃煮地瓜——那样又要搭上好几串葡萄的。“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！这个霸道的东西！这个嘴馋的东西……”曲有振一个劲地在心里骂着。他想事情也真是怪呀，就这么巧，偏偏让两块责任田离这么近！

老混混在他的小草铺里翻了个身，嘴里“哼哼呀呀”地叫着，好像十分舒坦。

哈吠了一声，曲有振伸手拍了一下它的头。他不想让它吵醒小草铺里的人，不想让那个人听到它的声音。

大约是半夜时分，小草铺里的人在嘶哑地喊叫了：“老有振——！你睡了吗？”

他当然不敢睡去的。不过他没有作声。

“你他妈的净装睡——我去捅起你来……”

曲有振一声不吭地等着他走过来。可半天了，还不见有人进园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对面的小草铺子突然热闹起来，好像有三五个人围在那儿。小铁锅也架起来了，一会儿就冒出了白汽。老混混向这边嚷着：“老有振，我们煮鳖吃了——我河西岸的朋友带着鳖来了，还有一瓶大曲酒。你死睡吧，你就没有这份口福！”

曲有振就像没有听见一样。

小草铺跟前，几个人忙忙碌碌地走动，像在收集柴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真的喝起了酒，几个人在火光下轮换着将酒瓶对在嘴上。老混混不断嚷着：“好酒啊！好酒！……”

直闹腾了好长时间，那些人才离去。火熄灭了，黑影里又剩下一个红色的点子。

曲有振走下铺子，牵上哈，沿着他的菜园走着。哈有些疲倦，一边走一边打着哈欠，一副蔫蔫的样子。曲有振小声骂着：“哼，你个不中用的东西！”虽然这样骂，他自己也感到实在需要睡一觉了。他的两腿直打磕绊。

葡萄的香气在夜间很浓，黄瓜的鲜味儿也闻得见。月亮爬上来，那颜色今夜好像有些红。好大的一个园子啊，园子里什么都长得十分旺盛。露水滴



下来，打在另一片叶子上，溅到曲有振的手上。真是长瓜果菜蔬的好地方，夜间的露水抵得上一场小雨了！这片园子去年有一笔好收入，于是曲有振今年狠狠心，将它扩展了近一倍。他料定今年是实实在在发财的一年了。……他对哈说：“哈呀，你看园子有功。卖了葡萄、果子，冬天也就快来了。冬天，你还记得冬天吗？下大雪，大雪把你的窝也蒙住了。我给你买肉骨头啃，你冬天里一准变肥！现在忍忍吧，现在是出大力的时候，你看我夜晚差不多都闭不上一两回眼睛，困呀，累呀，走了这步不想走那步。没有办法，要发财就得吃苦的。还得等冬天吧，冬天来了，让你啃肉骨头……”

哈突然不高兴地“呜”了一声。这使曲有振觉得很奇怪。他转回身子，一动不动地听了一会儿，听到了一阵脚步声。他刚要说话，那边的人在叫了：

“老有振哪！”

他身上哆嗦了一下。

老混混一歪一歪地走了过来，见了曲有振，一屁股坐在了一块木头上：“嘿嘿，好酒！你没有口福，你不去。我那几个朋友全来了，他们是河西岸的。嘿，跟我一样，全是村里的一条汉子。哦呜，嘿嘿，好酒……”

老混混晃晃荡荡地站起来，差点儿栽倒。他扶住一根葡萄桩，顺手摘下一串葡萄吃起来。

曲有振看着这个醉汉，恨不能上前去夺下他手里的葡萄。可他只是默默地垂着两手，紧紧地扯着哈的铁链……这个乡间的“混混”，一个人住个小土屋，穷得屋子里光光的，炕上的席子也是半截的。有一次，他对进门探望的驻村干部说：“我在睡‘忆苦觉’啊！”村子里的一些地富成分，甚至是富裕中农成分的家庭，常常受到他的突然袭击。他们怕他，有时就偷着送一些酒肉，他也很快就吃光了。驻村干部常常夸他，说他是“阶级觉悟很高的人”。……实行了责任制，再说村里也没有“地主”、“富农”了，老混混整天骂街。他说：“我饿不死，我还要‘吃大户’！……”

曲有振看着他大把地往嘴里塞葡萄，立刻想起这是在“吃大户”！一点火星在眼里迸跳着，可他终于忍住了。

老混混吃足了葡萄，又坐在了那块木头上。他喘息着，端量着曲有振说：“嘿嘿，老有振哪！你摆弄的葡萄真甜，是蜜！怪不得你能发财，你的手艺好啊！你猜我怎么也种菜园了？怎么也学你搭起了草铺？我是想跟你联合承包责任田呢！嘿嘿，老有振啊，联合承包……”

老混混说着站起来，大笑着，摇摇晃晃走出了园子。

曲有振木木地站在那儿。他知道老混混刚刚借着酒力说出了真话！他心里的疑团一下子解开了，一双手不禁颤抖起来……他磕磕绊绊地摸索着回到



草铺里，重重地跌在席子上，昏昏迷迷地睡了过去……

大贞子来到园子后，立刻发现父亲病了。她将他搀起来，发现他的腿也不灵便了。她把父亲背回了家里。医生给他看了病，说必须在家里好好静养，那腿需要针灸的……

这一来曲有振不能到菜园里过夜了！大贞子开始还为父亲的病流眼泪，后来被医生宽慰一下，又想到自己能到园里去过夜了，禁不住就笑了。

曲有振躺在老伴烧暖的炕上，看到了女儿圆圆的脸盘上那一丝狡黠的笑容，有些恼怒地吆喝道：

“听着！不准招惹老混混！不能让那些年轻人进园子，要特别提防三来！……”

四

大贞子领着邻居家的小姑娘小霜，扛着五尺长的木棍进了夜间的菜园，哈迎着她们跳起来，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。

这个夜晚，满天的繁星亮晶晶的，就像离开地面不很远的样子。天空真清明呀，没一丝云气。空气中，全是令人心醉的香味儿。高粱穗儿、黄烟叶儿、谷子、玉米……所有河边上的稼禾的气味混合在一起，被南风轻轻地播散过来，好闻极了。海浪的声音如今很淡远，它和海滩树林的呼鸣声一起，变得那么深沉厚重。芦青河哗哗流去，它的流动声就显得可以亲近了。它总是奏着河边人最熟悉、最喜欢的调子。蝈蝈儿无所顾忌地唱着，促织虫们小心翼翼地交谈。远处，那望不透的青纱帐后面，传来一声连一声的吆喝，那是夜里护秋的人们了。

大贞子爬上一棵高高的李子树，四下里望着。她大口地呼吸着，觉得舒服极了。她向着夜色茫茫的田野呼喊起来：

“呃——哎——”

哈在铺柱跟前跳跃着，仿佛也要跟着呼叫。小霜蜷曲在铺子上，高兴地笑着。

大贞子听着田野上的回声，又从胳肢窝里取出木棍，在手里转起了飞花儿。她转了一会儿，才从树上下来。

对面的小草铺刚才还是黑漆漆的，这会儿点起了艾草火绳，有了一个红色的点子。大贞子知道那是老混混，就走了过去。她离着老远就喊了起来：“老混混呀，你来了吗？”

老混混在他的铺子里活动着身子，黑影里看去像一头熊。他应着：“来了。”



“哈哈，你这铺子跟个狗窝一模一样……”大贞子在铺子前面站定了，手里拄着木棍。

老混混可能在放被子，这时拍拍手钻出来，眯起一只眼睛看着大贞子。他说：“你在园里过夜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哟——”老混混吸了一口冷气，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哟——”老混混用手指指河西岸，“那边有些年轻人，老想摸索过来，弄田里的东西，捎带着也……哟——”

大贞子笑了：“我用棍揍他们！”

“哟——我河西岸有个朋友，也在岸边上搭个铺子看秋，你看，”他说着用手点画着，“那个红点儿，看见了吧？”

大贞子望着，摇摇头。

“就是那里！那叫三老黑，那一身硬功跟少林寺差不多。有一回他惹翻了那群小子，差点儿败在他们手里，费了好大的事儿才让他们归顺——如今算听话了。”老混混说着划火点着了地上一堆麦秸，动手烤一张圆圆的烟叶儿。

“他们听三老黑的，你跟三老黑讲好，他们不就不来了吗？”

老混混卷好一支烟吸着，两臂抱起来说：“咱说不成，人都见了东西眼红的——你想他们见了好东西，那眼珠儿都是红的，我管得了他们吗？不成不成……”

“我放哈咬他们！”

“哈？抵不得一枪。”

大贞子将手里的木棍舞弄起来，说：“兵来将挡，怕个什么？不怕那些鬼东西！”

老混混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，鄙夷地看着她说：“你是‘将’啊？”

大贞子跺跺脚：“我是穆桂英！”

老混混笑弯了腰，韭菜刀子从捆腰的草绳上掉了下来。大贞子伸手拣起刀子，看着说：“这把破刀子好做什么用？……”老混混听了，一把将刀子夺到手里，严厉地说：

“不准动我的刀子！”

大贞子觉得很有意思。她又玩了一会儿，就牵上哈回菜园去了。

夜里很冷。大贞子和小霜围着被子坐在铺子上。她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把腿整坏了。这儿的湿气重，风吹过来，不软不硬，可是就能凉到人的骨头。在河边护秋真不是老头子做的事情啊！她这时候后悔没能更早一点把父亲换



回家去。可是她心里也知道这不怨自己的，怨人信不过她……大贞子想到这里笑了，抱着小霜仰躺下来。

夜深了，各种声音都好像在远处慢慢地消逝着。大贞子觉得在田野里过夜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孤寂——那些出来护秋的青年们不知转到哪里去了。她想大家全到一块儿过夜多有趣呀。她就抵挡不住孤寂！

一只大雁在高空里叫了一声。无边的黑暗包围着这声长鸣，把它融化在一片墨色里，显得可怕极了。长鸣之后，一切又都显得愈加沉寂了。仿佛海浪和河涛的声音一下子都退却到非常遥远的地方……眉豆架儿底下有什么小虫虫在爬着，发出“刷啦刷啦”的响声。西红柿棵棵下好像有一只小草獾在吃果子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……“喂喂，哈，你喊一喊！”大贞子把手伸到狗的脊背上，抚摸了一下。

哈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，这会儿猛然惊醒，在黑影里看着她。

“你喊一喊——”大贞子对着它的脸说。

哈坐下来，头颅高高扬起，警觉地望着前方。

大贞子顺着它的目光看去，立刻望到了一堆红红的火焰。那是燃在小草铺前面的，老混混在火光下忙碌着。他的小铁锅架起来了，锅沿上正冒出白白的热气。他往锅里扔着地瓜，有一次烫了手，放在嘴巴里吮着。……大贞子看着他，心里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个人睡在野外的草铺里。她不明白这一片长满蒿草的地瓜田有什么好看护的。听说他正试着种秋菜，可秋菜也不到看护的时候啊！不过她又想起了他的那间小土屋、土炕上的半截席子，立刻觉得这小草铺子对他也没有什么不舒坦。

不一会儿老混混就开始吃红薯了。吃过之后，他就倒在铺子里，用手抚摸着肚皮，嘴里哼哼呀呀地唱着什么，月亮刚刚要升起，大地上还是昏沉沉的。一阵懒懒散散的声音在南风里送向均匀处，听来有几分凄凉的意味：“……说起我老混混，也是条啊……好呀么好汉子儿！住着小土屋，铺着破席子儿，好酒好肉过一年，断不了吃零嘴儿……”

大贞子听着这断断续续的歌唱，想着他过去的模样儿。

……这真是河边上一个特殊的人物！他从来不在队里做什么重活儿，整天喝得脸色通红。韭菜刀子插在腰上，连村干部也怕他三分。他经常拍着腰里的刀子说：“我老混混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死！有什么事，好说好商量，跟咱来硬的不行！”……“商量”的结果，往往是眼瞅着让他拿走一些东西。有一次他把队里的一根柳木扛走卖了，村干部要罚他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光棍一条，你看着办吧！压制贫农就是压制革命——这可不是我说的！走着瞧哪，让你断子绝孙，草垛起火！……”结果村干部只得不了了之。三来做队长时，常常和他一块儿喝酒，被选下来之后，老混混立刻逼他还五百块